

1949—1979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诗 文 卷

377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1949—1979)

诗 文 卷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排版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1.5印张 477千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统一书号：10190·160 定价：2.65 元

编 辑 说 明

一、编辑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向中国近代文学教学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节省他们查找检索的时间。

二、本书共收有关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论文、资料二百二十三篇，是从建国三十年（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来发表的七百二十三篇文章中选出的，分四卷出版，即（一）概论卷；（二）小说卷；（三）诗词、散文卷；（四）戏剧、民间文学卷。

三、本书选录的范围，仅限于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论文和资料；有关哲学、历史等著作除与作家的生平、文学思想有密切关系者外，皆不收录。

四、本书选录的标准：（一）尽量照顾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但内容大体相同的文章，则只选其中有代表意义的著作；（二）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本书尽量选录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但限于篇

幅，每一种观点的文章中只选取有代表性的一篇或数篇。

五、本书所选文章，按类编排；每一类文章，按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

六、本书选录的文章，除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异体字和误植的标点符号，并对技术规格作了必要的统一外，其他均未作改动。

七、本书由于编者水平和见闻所限，一定有不少缺点和遗漏，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八、本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荒煤同志提议下，由近代文学研究组王卫民、王俊年、赵慎修、梁淑安、裴效维同志（按姓氏笔划为序）编选的，黄品兰同志也参加了部分工作。

九、本书在编选过程中，曾得到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单位 and 部门的帮助，谨在此致谢。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目 录

1	近代诗人述评.....汪辟疆
35	《近代诗选》前言.....北京大学 中文系 文学专门化 一九五五级《近代诗选》小组
65	《中国近代文论选》前言.....简夷之
77	评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歌.....洪克夷
98	从晚清诗歌中看三元里人民的反英斗争三 流
116	龚自珍诗研究四川师院中文系中 国古典文学教研组
154	怎样解释龚自珍的两首诗 ——读《近代诗选》举疑.....戴鸿森
161	是谁“不论盐铁不筹河”？.....斯 奋
164	“九州生气恃风雷” ——《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陈旭麓
178	关于龚自珍的两个问题 ——略评《〈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杨玉厚
190	龚自珍思想笔谈.....王元化
227	龚自珍集外文.....杨天石
229	反映鸦片战争镇江之役的诗歌.....王 骥

目 录

237	鸦片战争诗歌中的“青州兵”与京口	
	副都统海龄.....	王 骧
241	近代诗人笔下的沙俄	韩式朋
253	略谈林则徐的诗及其文学活动的影响	
		陈友琴
264	宣南诗社与林则徐	杨国桢
280	试谈魏源的诗	陈丹晨
294	略谈林昌彝和他的文学思想	萨兆寅
299	陆嵩记述鸦片战争的爱国诗歌	赵宗颇
313	读郑珍的《巢经巢诗》	
	——谈五七言诗体的运用问题	缪 钺
320	《太平天国诗文选》序	罗尔纲
348	太平天国初期革命文学的光辉	曾庆全 秦 似
356	关于《天父诗》(读史札记)	吴良祚
374	关于编选洪秀全“述志诗”的一点意见	
		田 原
377	关于伪《石达开遗诗》	阿 英
381	《石达开日记》偿言茂源酒帐	郑逸梅
383	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	吕美生
407	晚清诗人黄遵宪	王 瑤

目 录

420	对于《晚清诗人黄遵宪》的意见	任访秋
430	答任访秋先生	王 瑶
438	黄遵宪诗歌中的民歌风格	黄鸣岐
448	论黄遵宪的诗歌创作	章培恒
467	黄遵宪的诗歌理论及创作实践	黄海章
478	海外偏留文字缘	杨天石
482	《康有为诗文选》前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500	血泪的诗篇 抗敌的鼓角 ——读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	邱诗昌
508	略论谭嗣同诗	陈丹晨
520	谭嗣同的“莽苍苍斋”	涵锐 江锋
523	康广仁的诗	蓝天海
525	如何在文学上评价梁启超	余树森
535	梁启超王国维简论	李泽厚
553	梁启超纪谭嗣同事失实辨	张德钧
561	郑观应的反美诗歌	曹思彬
563	服务政治 激情洋溢 ——略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 级革命派的诗歌	柏 昭
577	章炳麟文学理论述评	黄海章

目 录

588	章太炎文学简论.....	任访秋
611	近代女革命诗人秋瑾	肖善因
621	秋瑾《绝命词》及其他	周蒂棠
623	秋瑾烈士生年考.....	吴小如
625	关于《秋瑾烈士生年考》的补充	吴秀峰 张瑞莹
627	秋瑾生年辨	郑云山
633	秋瑾出生年代初考	邵 雯
635	《秋瑾史迹》辨异 ——《黄帝纪元大事表》是谁编 写的?	张静庐
639	邹容的诗	刘知渐
642	南社首次雅集.....	亚 人
645	越社和南社	杨天石
647	南社和它的宣传阵地	李 诗
649	辛亥革命前的吴江三诗人	范烟桥
653	《龙禅室摭谭》及其作者庞树柏.....	白 坚
660	南社杰出诗人周实	白 坚
664	论高旭的诗	章培恒
675	史坚如烈士《致妹书》辨伪	实 元

近代诗人述评

晚清道咸以后，为世局转变一大关捩，史家有断为近代者。本文论诗，标题曰近代诗者，非惟沿史家通例，亦以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故本题范畴，断自道光初元，而尤详于同光两朝，在此五十年中，凡诗家不失古法而确能自立者，本文皆得条其流别，论其得失；俾治诗学者得所借镜，亦近代文献得失之林也。

今于未论列近代诗派之先，当不可不知有清二百五十年间之诗学变迁。清代之诗，约可分为三期：曰康雍，其初期也。曰乾嘉，则中期也。曰道咸而后，则近代也。今姑就此三时期论列之：

有清康雍之初，承明代前后七子之后，流风余韵，至此犹存；观于复社几社诸贤，如陈子龙李雯之伦，罔不奇情盛藻，声律铿锵，当时号为七子中兴。流风所播，乃在明末遗民，旁逮清朝，仍未歇绝，不过稍益以悯时念乱之思，麦秀黍离之感，故读者罔觉为七子余波耳。语其至者，如顾炎武、杜浚、陈恭尹、侯方域、陈维崧、吴兆骞、夏完淳诸家，皆此风会中所孕育者也。其与此派接近而稍大其气体者，则有钱谦益、吴伟业二家，惟钱氏记丑学博，其诗出入于李、杜、韩、白、温、李、苏、陆、元、虞之间，兼以留心内典，名理络绎，辞采瑰玮，故独步一时。

吴氏则藻思绮合，实具乐府、古诗、四杰、香山之长，兼有玉谿咏史之体，故世称绝调；与钱氏并称为江左大家，或有以龚鼎孳俪之，适成鼎足，抑其亚也。至所谓一代正宗之王渔洋氏，早年受知谦益，晚岁雄视中原，以诗歌奔走天下士者，垂数十年，后生末学，得其奖借，以诗名家者，不胜缕指，在当时似可蔚为风气矣。然王氏虽曾标举神韵之说，实则植体大历，而略参宋贤，语妙中边，而声趋浮响，非可俪元裕之、虞伯生之于金元也。吴乔比之清秀李于麟，差为近是。故虽主盟一时，而及身则声光俱邈，盖以此耳。其与王氏并推为清初六大家之朱、赵、施、宋、查五家，亦复自成宗派，不相蹈袭。朱竹垞树帜江左，心仪杜陵。赵秋谷敌体新城，语多枯澹。宋荔裳有高、岑之清警，施愚山存古诗之遗音。若查初白氏，则又于诸家宗尚之外，力追苏陆，而于陆尤近；皆与新城王氏，迥然不同。此外吴嘉纪之孤往，田雯之清艳，宋荦之骏快，冯班之绮丽，顾景星之雄贍，余怀之秀逸，吴之振之拗掇，顾图河之骀宕，黎士宏之清拔，亦皆各有独到，不主一宗，皆此时期之弁冕也。盖以时际开创，民物维新，才杰之士，各据藻思，将以鸣其盛世，点缀升平，各有千秋之心，不甘后尘之赴，曹子建所谓：“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者，古今开物成务之交，其情形正复相同也。故此期之诗，众制咸备，风会总杂。此第一期也。

乾嘉之世，为有清一代全盛时期，经学小学，俱臻极盛，而诗独不振。盖以时际升平，辞多愉悦，异时讽诵，了无动人。试观尔时诗家，在朝如沈归愚，在野若袁简斋，非所谓负一时诗坛重望仰之为泰山北斗乎？迄今试翻其遗集，沈则篇章妥帖，涂泽为工；袁则纤语谀辞，小慧自喜；虽一则揭温柔敦厚之旨；一则标诗本性灵之言，探源诗教，宁可厚非；迹其所诣，殊难相副。其它名亚沈袁者，如赵翼、蒋士铨、张问陶、吴嵩梁、彭兆

孙、刘嗣瑁、吴锡麒、郭麐、舒位诸家，诗非不工，或失之侧媚，或失之粗豪，或以纤巧为工，或以博赡自诩。此又当时诗坛风气也。在此期中，其蹊径别辟门庭较广者：高其倬、梦麟之澄旷；厉鹗、汪仲钊之嶢秀；翁方纲、谢启昆之密栗；钱载、黎简之拗折；祝德麟、姚鼐之雅正；皆与尔时诗家宗尚，迥然异趣，而诗名亦不亚赵蒋诸家，惟以托体较高，步趋不易，号召之力，或逊沈、袁。要之此期诗家，其能风靡一时万流奔赴者，类皆辞采有余，意境差少，益以遭逢盛世，歌颂升平，故题材不外应制、游燕、祝贺、赠答、赋物、怀古、题图诸端，既无所用其深湛之思，遂少回荡之妙；极其所诣，但求对仗之工稳，声调之铿锵，辞采之雋丽而已。诗歌必内质与外形并重，方成双美。乾嘉中盛之诗，偏重外形，其不能卓然独立以自辟蹊径者，固世人所同慨也。故此期之诗，芳华典赡，才质并弱。此第二期也。

综此二期之诗，无自成风会之可言，即无真确面目之可识。清诗之有面目可识者，当在近代。所谓第三时期也。虽然，近代诗派自道光以后，迄于光宣，历时既久，而作者弥繁。兹析为道咸与同光二期分论之：

夫文学之转变，罔不与时代为因缘。道咸之世，清道由盛而衰，外则有列强之窥伺，内则有朋党之叠起，诗人善感，颇有瞻乌谁屋之思，小雅念乱之意，变徵之音，于焉交作。且世方多难，忧时之彦，恒致意经世有用之学，思为国家致太平。及此意萧条，行歌甘隐，于是本其所学，一发于诗，而诗之内质外形，皆随时代心境而生变化。故同为山水游宴之诗，在前则极摹山范水之能，在此则有美非吾土之感；同为吊古咏史之作，在前则多摭怀旧之蓄念，在此则皆抑扬有为之言。斯其显著者也。此期诗人之卓然名家者，如龚自珍、魏源、陈沆、程恩

泽、邓显鹤、祁寯藻、何绍基、金和、郑珍、莫友芝、江湜诸家，类皆思深虑远，骨力坚苍，每于咏叹之中，时寓忧勤之感。异时讽诵，动移人情。虽由诸家学擅专门，诗本余事，然心境与世运相感召，遂不觉流露于文字间也。其直接影响于同光诸家者，尤以春海、子尹、太初、弢叔四家为著。程郑二氏，学术淹雅，诗则植体韩黄，典瞻排奭，理厚思沈；同光派诗人之宗散原者，多从此入。陈江二家，人情练达，诗则体兼唐宋，清拔澹远，富有理致；同光派诗人之学沧趣者，又多借径。此二派者：发轫于道咸，而大盛同光，逮于今日，流风未沫。此道咸间诗人之荦荦者也。

诗至道咸而遽变，其变也，既与时代为因缘，然同光之初，海宇初平，而西陲之功未竟，大局粗定，而外侮之患方殷。文士诗人，痛定思痛，播诸声诗，非惟难返乾嘉，抑且逾于道咸。忆甲午中日战后，吾乡文道羲学士，尝语先公曰：“生人之祸患，实词章之幸福。”其言至痛！然规诗学风会者，亦可深长思矣。在此五十年中，士之怀才遇与不遇者，发诸歌咏，悯时念乱，旨远辞文，如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袁昶、范当世、沈曾植、陈三立诸人之所为者，渊渊乎质有其文，海内承风，蔚为极盛。或有称此时期之诗为同光体者，因诸家为近五十年中之弁冕，其诗流布至广，影响至深，后学踵其宗风，亦能自拔流俗，故当时诗人，推许甚至，实则此不过近代诗之一派，而未可概近代诗之全。此外如黄遵宪康有为之雄奇骏发；樊增祥易顺鼎之瑰丽精严；王闿运章炳麟之高文藻思；李慈铭梁鼎芬之典雅精切；皆为近代诗之英华，又非同光体所能孕举者也。

或又有称近代诗为宋诗者，曰：此亦但指同光体而言之者也，即指同光，亦殊不类。文学递嬗之迹，必前有所创，而后有所承。善承前人者，非举前人体制而模拟貌袭也，必变化而熔

铸之，方足以自成体格。否则为优孟，为伪体。清初诗学承嘉、隆七子之后，人生厌弃之心。吕晚村、吴孟举之伦，固尝标举宋诗号召当世矣！其时作者，如查初白之规模剑南，宋牧仲之嗣响苏轼，徒存面貌，终鲜自得，此学宋而未能变化者也。夫性情无间古今，体格本有新旧；诗文递嬗之交，往往有借径古人，而成就各不相犯。道咸以后，丧乱云旆，诗人吟咏，固亦尝取径宋贤，如宛陵、六一、临川、东坡、山谷、简斋、放翁、诚斋之诗，尤为人所乐道。迹其所诣，取似宋贤，实多不类。其尤显然者，可得言焉：宋诗承三唐之后，力破余地，务为新巧；大家如东坡、临川，亦复时弄狡狴，以求属对之工，使事之巧，如鸭绿鹅黄、青州从事、乌有先生之伦，已肇其端；南宋诸贤，迭相祖述，益趋新巧。近代诸家，虽尝问涂宋人，然使事但求雅切，属对只取浑成。其异一也。诗歌以蕴蓄为极致；汉魏如北海、曹瞞，微伤劲直，然雄厚足以救之。唐如昌黎、香山亦嫌太尽，然韵味足以救之。两宋诗家，力求意境之高，终鲜洄漩之致，才高体大如东坡、山谷、放翁、诚斋，颇有讥其太放太尽之病；临川早年意气自许，诗语惟意所向，不复更为涵蓄，晚年始造深婉不迫之境。则其他诸家，伤于直率，更未能免。近代诗家，虽尝学宋，然力惩刻露，有惘惘不甘之情，故调高而思深，言近而旨远。其异二也。晚唐诗家，极研声律，一篇之内，音节谐美。宋人病其啾缓，救以古调，专事拗掇；其运古入律者，往往古律不分，山谷、师川以力避诸熟之故，间为此体，末流所届，逮于余杭二赵、上饶二泉、江湖末派之伦，钩章棘句，至不可读。则力求生涩之过也。近代诸家，审音辨律，斟酌唐宋之间，具抑扬顿挫之能，有谐鬯不迫之趣。其异三也。其尤有进于是者：诗歌一道，原本性情，似与学术了不相涉。才高意广与夫习闻西方诗歌界义者，尤乐道之。咸主诗关性情，无资于

学，然杜陵一老，卓然为百代所宗，彼固尝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云：“熟精文选理。”昌黎亦言：“余事作诗人。”是诗固未尝与学术相离也。两宋诗家，承三唐声律极盛之后，独出手眼，别开面貌，其精思健笔，洵足惊人。然尔时作者，惜多不学，荆公字说，腾笑千古；东坡经学，尤甚恂疏；宛陵但汲流于乐府；后山只丐馥于杜陵；新安泛滥六经百氏，然天纵余事，时落理障；永嘉抗志内圣外王，然经籍熔液，终鲜变化。他如永嘉四灵，江湖末派，敝精力于五言，穷物态于七字，空疏婣陋，更无论矣。近代诗家，承乾嘉学术鼎盛之后，流风未泯，师承所在，学贵专门，偶出绪余，从事吟咏，莫不熔铸经史，贯穷百家。故淹通经学，则有巢经、默深；精研许书，则有饒馥、匹园；擅长史地，则有春海、寐叟；通达治理，则有沧趣、南皮；殚精簿录，则有邵亭、东洲；其专为骚选盛唐，如湘绮、陶堂、白香、越缦、南海、余杭诸家，亦皆学术湛深，牢笼百氏，诗虽与宋殊途，要足与学相俪。则又两宋诸诗家所未逮也。乾嘉经师，固尝尊汉学，而惠、戴、段、王，实不相袭，故不曰汉学，而曰清学。近代诗家，亦尝尊宋派，而郑、何、陈、郑，实不相犯，故不曰宋诗，而曰清诗。有清二百五十年间，使无近代诗家成就卓卓如此，诗坛之寥寂可知。诵晚清百年内之诗，此又应知之一义也。

清诗既以近代为极盛，则近代诗地位之重视可知。道咸之世，虽为清诗转变之一大关捩，然时代较远，姑置勿论。即同光以后，诗人云起，蔚为极盛。吾人欲于最短期间，举此五十年内之有名诗家，逐一论列，非惟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抑且无以统摄之，势必散漫无纪，挂一漏万，欲人之识其派别，明其正变，斯亦难矣。亡已，姑从地域言之：

近代诗家可以地域系者，约可分为六派：

一 湖湘派

二 闽赣派

三 河北派

四 江左派

五 岭南派

六 西蜀派

此六派者，在近代诗中皆确能卓然自立蔚成风气者也。湖湘夙重保守，有旧派之称；然领袖诗坛，庶几无愧。闽赣则瓣香元祐，夺帜湖湘，同光命体，俨居正宗；抑其次也。北派旨趣，略同闽赣，虽取径略殊，实堪伯仲。江左稍变清丽，质有其文，风会转移，亦殊曩哲。岭南振雄奇之遗响；西蜀泻青碧之灵芬；并能本其风土，播诸声诗，驰骋骚坛，允无愧怍！其他诸省部，或以僻处、而声气鲜通，或以诗少、而面目难识，无从詮次，姑附阙如。惟八旗淹雅，皖派坚苍，今以便于叙述之故，入八旗于河北，附皖派于赣闽，亦以同声之和，具审渊源，非仅地域之接壤而已。

或有疑分派之说，最难凭信。昔张为主客，而升堂入室，已极谬悠；方回律髓，而一祖三宗，尤为褊隘。标举不出诸初祖，刀圭贻误于后贤，今论列近代之诗，乃复蹈其故辙，不亦贻讥大雅乎？曰：是亦有辨。夫诗写性情，本无派别，名高百代，各有宗师，必欲守一家之言，衍已坠之绪，任己意为进退，谓它人无是非，则立论未当人心，斯折衷难垂定论。此张、方所由见讥于后世也。若夫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则随地以系人，因人而系派，溯渊源于既往，昭轨辙于方来，庶无尤焉。况正变十五，已肇国风；分埜十二，备存班志，观俗审化，斯析类之尤雅者乎。

一、湖 湘 派

荆楚地势，在古为南服，在今为中枢。其地襟江带湖，五溪盘互，洞庭云梦，荡漾其间。兼以俗尚鬼神，沙岸丛祠，遍于州郡；人富幽渺之思，文有绵远之韵，非惟宅处是邦者，蔚为高文，即异地侨居，亦多与其山川相发越；观于贾傅之赋鹏鸟，吊湘累，即其证也。李商隐诗云：“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又陈师道诗云：“九十九岗风俗厚，人人已握灵蛇珠。”细玩此诗，江汉英灵，岂其远而？

荆楚文学，远肇二南，屈宋承风，光照寰宇，楚声流播，至炎汉而弗衰。下逮宋齐，西声歌曲，谱入清商，极少年行乐之情，写水乡离别之苦，远绍风骚，近开唐体，渊源一脉，灼然可寻。故向来湖湘诗人，即以善叙欢情，精晓音律见长，卓然复古，不肯与世推移，有一唱三叹之音，具竞体芳馨之致，即近代之湘楚诗人，举莫能外也。

湖湘派近代诗家，或有目为旧派者；其派以湘潭王闾运为领袖，而杨度、杨叔姬、谭延闿、曾广钧、程颂万、饶智元、陈锐、李希圣、敬安羽翼之。樊增祥，易顺鼎则别子也。王氏为晚近诗坛老宿，得名最盛。平生造诣，乃在心模手追于汉魏六朝，而稍涉初盛。尝云：“唐无五言，学五言者汉魏晋宋尽之。”又云。“诗贵以词掩意，使吾志曲隐而自达，非可快意骋词供世人喜怒也。”又云：“宋齐游晏，藻绩山川，齐梁巧思，寓言闺闼，皆言情之作；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于文，虽理不充，犹可讽诵。近代儒生，深讳绮靡，故风雅之道息焉。”细味斯言，王氏论诗宗趣，不难窥见。其他散见所选八代诗，及湘绮简牍、王志等书者，皆显然与同光派诗家异趣。今所传湘

绮楼诗，刻意之作，辞采巨丽，用意精严，真足上掩鲍、谢，下揖阴、何，宜其独步一时，尚友千古矣。惟及身以后，传者无人。王氏亦自云：“今人诗莫工于余。余诗尤不可观，以不观古人诗，但观余诗，徒得其杂凑模仿，中愈无主矣。”陈石遗云：“湘绮五言古，沈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惟其不能辨，不必其为湘绮之诗也。”虽一为自惠之词，一为致憾之语，然湘绮之得失，即此数语知之矣。与湘绮同时，善为选体诗者，有武岗邓辅纶，五言诗精严不亚湘绮，而和陶尤工，沆瀣一气，笙磬同音，皆一时麟凤也。二杨为王氏弟子，服膺师说，始终弗渝。然叔姬所作，五言为胜，泽古甚深。哲子有用世之志，其诗苍莽之气，则湘绮所谓快意骋词供世人喜怒也。准诸师说，容有差池。谭氏则初守师说，晚乃出入唐宋之间，然面貌终难脱化。曾重伯则承其家学，始终为义山，沈博绝丽，又出入于牧斋、梅村之间。环天室集，艺林传诵，至今弗衰。饶石顽、李亦元并学晚唐，情韵不匮。饶有十国宫词，李有雁影斋诗，而李诗与玉溪生为近；庚子纪事诸篇，皆诗史也。程子大、陈伯弢二家，初为选体。中岁以后，乃不为湘绮所囿，而以苍秀密栗出之，体益坚苍，味益绵远。敬安以释子工诗，理致清远，妙造自然。蚤年作诗，自谓得之顿悟。又时时就商湘绮老人，湘绮亦多审易，别出手眼，读者罔觉为湘绮笔墨耳。但晚年确能自立，名理纷披；一篇之内，有一二联绝工者，他不称是。其八指头陀集佳句，如：“传心一明月，埋骨万梅花。”“袖底白生知海色，眉端青压是天痕”等句，至今尚留传人口也。释子工诗，敬安为最。若夫樊易二家，在湖湘为别派，顾诗名反在湘派诸家之上。盖以专学汉、魏、六朝、三唐，至诸家已尽，不得不别辟蹊径，为安身立命之所；转益多师，声光并茂，则二家别有过人者矣。实甫才高而累变其体，

• • •